

無影劍與變形刀

秋无迹／著



苦斗探秘 穷追失节

展大化抽出“变形刀”，随手一抖，按了机关，铮然一声，本是带子状的柔钢挺直不颤。卢纯青、曾思豆、车之鉴虽然知道这件至宝的一些情形，却从未见过，不禁忙里偷眼，去看宝刀。三人看了，各有所思，车之鉴见是件刀不刀剑不剑的东西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呢，原来是这件丑物！丑物怎会有灵性？弃于路旁，也无人去抬。”

展大化怒道：“娃娃眼拙！”

车之鉴笑道：“‘变形刀’乃武林至宝，就你那两下子怎么得到？自己做了件丑物，以蒙蔽武林，我虽眼拙，也看得出这点把戏！”

展大化怒中生起一团傲气，道：“小子，让你开开眼界！”说着，一按卡簧，无声无响，只见刀头一吐，吐出尺来长的一截短剑来，寒光闪闪。卢纯青一惊，这要两人交手，纠缠不下时，突然间兵器长了一尺，等于长了几倍功夫，岂不令对手防不胜防，不死也要留下个窟窿。这一点她也知道，还

给游余刃说过，今天见了，还是这样吃惊。

车之鉴自然不会认为这是假的了，却道：“刚才说过，这是小把戏，做这么个玩艺还难？刀身是空的，装有短剑，引下簧丝，把手中有卡，一按卡子，簧引弹动，短剑即出，有工夫我也做一个给你看，我叫它吐出双剑，还能飞出去。”

展大化又恼了：“你胡说什么！”

车之鉴道：“是我胡说，还是你以假乱真，行骗武林？此乃宵小之辈的行径，出现在一帮之主的身上，岂不可笑！”

展大化恼中又生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嘿嘿一声，道：“信口雌黄！是真是假，你看好了！”说着，手一动，刀尖吞吐变形，成为钺的模样，这要架、迎对手的兵器，方便得很，如对手不知这招，定然要吃大亏。

曾思豆看出门道，边迎敌边说：“师兄，别怕那玩艺，弄来弄去，还不是刀尖上那点把戏，城中摆摊卖膏药的都会！”

曾思豆这是激展大化，展大化果然上当，道：“小丫头，俊头俊面，可又傻眉傻眼。”只见他手腕一抖，刀已变成了三节棍似的。要是应敌，你当刀、剑应对，突然有一节横扫斜打，那还了得？

卢纯青一招“风云变色”，大声道：“车兄，就那几变，你用文昌笔一蘸，接着进身，他就措手不及了。”

车之鉴有些不悦，这点浅薄的知识，还用你指点？可是嘴里却道：“多谢。”

展大化面带得意之色，道：“再叫你开开眼界，我要是这样，你将如何？你扑身而进，以为三节棍不好用了，只得用中节去挡，是不是？”说着，手又一动，整个刀变得极软极柔，如同一条带子，带头倏地卷回来，如若扑身而进，岂不被卷个老实？原来这“变形刀”是三百六十一节柔钢卡钩挂

铜丝接簧连而成，故能变形、变软、变硬。车之鉴见后，才知点纯青的用意。

花月羞和展天姿突然叫起来，花月羞叫的是：“不可再变！”展天姿叫的是：“不要上当！”展大化猛然醒悟，不由大怒。可他强忍着忍住，不自然地笑笑，道：“不妨不妨，这‘变形刀’有七十二种变化，让他见个三两种也无大碍。”展大化这也是用计，岂知他说得太多了，七十二种，兵刃也只有十八般，反倒露出假来。

车之鉴道：“那我就会会你这七十二种变化，我这文昌笔不会变，以‘不变应万变’吧！其实，展帮主也明白，变形之器，能变三五种，意在功效，种种皆利，如果能变七八十种，意在变化，种种皆平常了。”车之鉴说得极是。

展大化心中有底，“变形刀”只有七种变化，种种皆利，笑笑道：“是锐利还是平常，娃儿尝尝便知，不过一尝也就再难尝那珍馐佳肴了。”

曾思豆猛地往外一跳，叫道：“住手！我有话说！”

众人不知何事，闪身住手。曾思豆道：“既然武林至宝出现，是真是伪，只有过招，才会知道。”

展天姿道：“你是想与家父过过招？那不可惜了你那小模样儿。”

曾思豆道：“不光是我，我们三人都要会上一会。”

展天姿大笑道：“要拣便宜，车轮大战？”

曾思豆正色道：“展姑娘放心好了，我们每人只领教十招，加在一起不过三十招。以展帮主的功力，多斗个三五十招，不会有什么不利吧？然后，咱们如何杀斗，凭你们了。”

花月羞道：“当真？”

曾思豆道：“在下功夫不到家，说话还是算数的。纯姐，

鉴兄，如何？”二人齐声应道：“好！”二人明白曾思豆的意思，要想武林平静，避免浩劫，就得铲除“八纮教”和“铁龙帮”，自然要斗这“变形刀”，不知其底难斗，不透其性难胜。借此机，将“变形刀”知透，并寻找些破解之法。一人斗，二人在看，旁观者清，也许能看出些门道来，就是一时找不到破解之法，也可供日后猜摸。一人斗，二人看，如若出险，尚可出手相救，可保不出大事。当然，多斗几十招才好，曾思豆想斗多了确有车轮战之嫌，更主要的是容易出事，只斗十招，一般地说来不致有什么危险。

展大化道：“本帮主就陪陪三位。”

花月羞道：“帮主斗他们，也不必太上心，不过，你要知道，他们是在探这至宝的奇异之处，诡谲之秘。”

花月羞一语道破了曾思豆的心思，展大化和展天姿明白过来。展天姿对父亲道：“这也没什么，父亲就用刚才变给他们看的那几种变化，别的不再变出也就是了。”

展大化心里道，女儿也算机警，一是不让对手知道其它三种变化，使其不知变化到底有多少，二是“变形刀”主要变化也就是刚才那四种，这样一说也就不漏底了。嗯了一声道：“只这几种，足以将他们打发。”

花月羞之所以同意这种办法，是依仗展大化的功力，特别是那“变形刀”，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掉，“变形刀”的名声更可震动武林，一举杀了“太仓一粟”和“东鳞西爪”的徒弟，何人还敢与“铁龙帮”为敌？就连鱼雁容也得高看几分。

曾思豆欲要第一个迎敌，车之鉴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，应该首当其冲。曾思豆也不拦他，只小声道：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事。欲避就要避得远，欲进就要进得去，看准那变化。”车之鉴点头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可看好了。”走下场去。

车之鉴是个英俊少年，细细高高，往那儿一站，如同玉树临风，神采飘逸。把个展天姿看得双眼流彩，心头乱跳。车之鉴知道大意不得，暗暗运起“六合真力”，这是师父“太仓一粟”传给他的一种威力不凡的内功。功盈四肢，直到他的文昌笔上。此时，微风不动，他的衣服却轻轻闪动，脸上泛起红润，眼波流荡出灼灼之光。

“好！不愧是‘太仓一粟’的传人。”展大化一晃变形刀，道：“进招吧！”

车之鉴双掌一推，轰然有声。文昌笔是短兵器，短也有短的好处，他用中指和食指一夹，照样可发掌，故而能双掌一推。这两掌不是分上下，或左右，或先后，而是分两路，由于发掌时两臂张曲，肘头外扬，两道掌风皆为弧形，在展大化近身处，两道掌风一碰，才有这轰然之声。当然，击不到展大化身上去，掌风自抵了。展大化见掌风一来，急转身形，反手一擦，进步出刀，正是三节棍样式，中节护住门户，前节斜出击车之鉴的下盘。

车之鉴为何发掌自抵？他心下有个主意，以掌风相击，就好比二人之间造成一堵墙，他要越墙而来，须得费些功夫，这样可以走上十几招。见棍攻下盘，向左疾滑。展大化的棍又变成了带向左卷去。可是车之鉴竟然站到右边去了，接连发出三掌。

车之鉴的绰号为“月移星挪”，也就是有“移形换位”之功，身法又快，向左一滑，势出之后，以移挪之法，已向右去。展大化向左卷，正是好机会，一扑便能扑到他的身前，车之鉴不敢轻易进身，拍出三掌，一掌去震那带，一掌去击展大化的右臂前膊，一掌摇动而发，依然做风墙。要知道，这三掌是用“六合真力”而发，力道极大。可是对手不是别

人，是早已成名且又狠辣的展大化。展大化的绰号是“飞云化龙”，可见力量、身形皆为超一流。那带受力，本该向左飘开，岂知在受力之际，已变作了钺的模样，回到展大化的近前，刀尖又一吐，吐出尺长的利剑。车之鉴暗暗庆幸，如若扑身而进，这便是大险，“变形刀”果真不凡。他打定主意，远离“变形刀”，以掌风作墙，顺顺当当走过十招，让人看他只是试招不攻，显出名门之风，又要让展大化面子挂不住，人家一招不攻，却也忙活一气。到了六七招之后，展大化觉得这掌风太厚实，象一堵无形的墙，上了车之鉴的当。刀作“古貌今心”砍去，落时成鞭横扫，“般若掌”也应心而出，车之鉴忙忙地“移挪”，堪堪避过，这便有几分挨打的架式了。又是三招，第十招已来，展大化这一招平淡无奇，出势又缓，取向中盘。车之鉴本可靠“移挪”之法，再次避开。就在移挪避开之时，突生一念，无论如何也得进一招，不然也太丢人，又见对手门户大开，右臂探出，再能变，能变作什么？想罢疾身扑去，掌击上盘，笔点中路，足踢其膝，三招并出，皆以“六合真功”发之，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

这时，花月羞面绽一笑，展天姿秀眉一蹙，曾思豆面色一冷。只见展大化手中的“变形刀”一缩，却从把手后吐了出来，成带状，灵蛇般地自他胸前卷出。车之鉴大惊，忙“移挪”，哪里还“移挪”得开，只得掌震笔挡，这也是无济于事，因为发掌出笔需要一点点时间，而那带子已到身前。车之鉴知是躲不了，却不能送上命，忙一矮身形，伸出左臂去迎那带。只见一道彩虹飞来，将那带荡开去。原来是曾思豆出了手，“七彩剑”迎“变形刀”。车之鉴见有援手相救，矮下的身形一旋，向旁一挪，倏地伸展腰肢，站个“迎门抱笔”，倒也潇洒。

展大化怒道：“不是说一对一吗？原来‘太仓一粟’的徒弟这么不守信诺！”

曾思豆道：“不守规矩的正是展帮主了。”

“什么？反打一耙！”

“十招已过，这是第十一招。师兄以为是罢手，谁知展帮主是杀手，我怎能不出手？”一连三个手字，弄得展大化一时语塞。

曾思豆又道：“也不怪你，你只顾过招，却没有去数。”这话既给他点面子又给暗指他光顾去斗来不及数招。其实呢，这说一招也可，说两招也行，曾思豆就抓住了这点，救下了车之鉴的左臂。

展大化怒道：“好！该你的！假如十招之内，毙了你这丫头，还犯规矩吗？”

曾思豆笑道：“不犯，那是‘变形刀’之功，我自得认命。”这话也有刺，就是他胜了，也不胜在功夫，是占了兵器之利。

花月羞哼了一声，展天姿舒展秀眉，卢纯青凝眸场中。

曾思豆的“七彩剑”舞动起来，比车之鉴的文昌笔要展大化上心。车之鉴的十招好有功劳，逼得展大化又露谁也意想不到的一变来，七变已经露出五变了。曾思豆从车之鉴斗过的十招中已经看出，要应付“变形刀”，必须剑里加掌连绵成势，要想取功，须得远攻方能奏效。她的剑法自然精到、奇诡、轻灵，她的掌法极柔，似无什么力道，却是“绵里藏针”，如果以掌接她的掌，掌内便如针扎一般疼痛。车之鉴练的是“六合真功”，而她练的是“七曜真功”，七曜为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，日月轮转，阴阳交互，土能生木，木能生火，火能炼金，金能化水，水可养土，往复不歇。这

套真功本从“太丘”化来，深合女子，亦属柔绵轻灵。曾思豆发功运至剑掌，为逼展大化再变其刀，决定以快打快。“变形刀”利不在变，在于变得快，出其不意，待对手反应过来，为时已晚。所以，一出手，“七彩剑”如同一条彩虹，将她严严实实裹住，“彩虹”中不时缓缓地奔来一道气流，及物似无大力，可是及物之后，力道却如火药一般爆发而来。其中有一爆，竟爆得变作第三节棍的前节不能斜出横扫，而展大化的手臂又一麻。如是别的刃器，定被荡开，剑再到来，便成大险，亏得是“变形刀”，立即变化，前节如同蛇头，倏然吐出两芯，芯有七寸长，细如蛛丝，却是利刃难斩，丝端带有利钩，如刺入后一带，会带出块肉来不说，被刺的穴位大散，功力立减，且有后患。这是“变形刀”的第六变。亏得曾思豆轻灵疾快，闪身疾进，掌拍迎面，剑出肋下。剑是挡那二芯，掌是逼展大化撤招。展大化头一偏，身一矮，自然避过其掌，不能撤招，并伸臂一进。曾思豆万没想到展大化不仅不撤反而有进，可见功力、经验、身法十分老到。两芯直奔她的双膝“血海”大穴，这是死穴。只得凭一口真气，猛地拔起身形，跳起六尺来高。这不为险，险的是拔起之后，对手占得先机会接连发招，在空中应对就十有九险。曾思豆拔起之后，“七彩剑”环身一绕，道：“十招已过！”空中一翻，落得远远，面带微笑，道：“佩服！”也不知她佩服的是展大化的功夫，还是“变形刀”的奇妙。

展大化怔了一下，没想十招竟是这么快，两次都要得手时，十招便过了。这回要把十招当八招，不杀一个，有损“变形刀”的威望。“变形刀”的威望就是展大化的威望，“铁龙帮”的威望。

卢纯青盈盈地站在展大化的身前，两眼盯着“变形刀”。

刚才曾思豆小声对她说过：“只有七变，再逼出他最后一变。”曾思豆是从师父那里知道“变形刀”只有七变的，如何变，能变作什么，有什么奇特之处，却不了解。

花月羞脸色发青，道：“帮主，你是对这俩妞子不忍下手？还是有意把底数卖给人家？”

展大化嘿地一声，仗刃杀上，一连三招，竟然忘了变形。不变形，卢纯青便应付得自如，也学前二人，剑中加掌。她练的内功是“混元大造功”，这功造己固己本，造人伤元神。运此功出剑，“多影剑”又多几影；用此功发掌，“三因极一”掌又力道几成。这倒把展大化弄得有些乱，乱在那剑影上，数十道，直飞横射环绕，分去他许多心神。

花月羞一惊，暗道：“难道她这剑是‘变形刀’的克星吗？”

展天姿惊得张大了嘴，几乎吐出“无影剑”三个字。方才之斗，“多影剑”亦幻出剑影，比这少些，也没这般缭乱，又加身在场中，只顾应对，来不及细想。这时，站在场外观看，看出这剑非同小可，数十剑影幻幻化化，搅搅缠缠，分不出一条一条的剑影，岂不与无影一般。

展大化岂能不知利害，一连变了三形，三形之招皆为虚，一刀斜劈，逼卢纯青侧身，一按卡簧，铮一声，前节飞出，直奔卢纯青的肋下魂门穴。整节飞去，何其厉害，节上有细丝相连，飞出还可收回。这细丝也不太长，仅二尺七寸，也就是一剑之长，在打斗中高手争厘毫，中手争寸分，下手争尺寸，可这二尺七寸，再差的身手也够用，何况是在高手之间。本来，这二尺七寸尚可掌握，在此限之内可随意。这便是“变形刀”最厉害的一变，只要变出，对手难逃。可展大化一时情急，卡簧按得过老，二尺七寸全然用出。卢纯青侧

身之际已有所防，左掌一拍，“多影剑”回撩，身形急转，这一转转得出神入化奇快无比，“变形刀”飞出的那一节，从肋下贴着衣衫滑过。一滑，便过去三尺有余，卢纯青回撩之剑变作“反崩”之式，就是反臂内旋，屈腕下压，剑尖由下向上啄击，剑身已成反手立剑。啄击如同鸡啄米，瞬间啄十数啄，不让飞出那节近身。同时，脚下换步，扬起一足，以“混元大造”之力射出一道足风，逼得展大化侧身一闪。险情化去，十招已满。曾思豆叫道：“十招！”卢纯青身飞场外。

目的已经达到，“变形刀”的七式变化已经探明。这七变，皆有名的，一变刀头吐出一截短剑，叫“刀前剑”；二变为钺形，便于迎架，叫“钺头锋”；三变为第三节棍，如同三节灵蛇，叫“灵蛇三”；四变为带子，可卷，叫“前卷涛”；五变为把手后吐出一带，亦可卷，叫“后缠柱”；六变为前端吐出两芯，芯端有钩，叫“丝芯钩”；七变为前节飞出，叫“节飞离”。

展大化所以没有取胜，一是对“变形刀”掌握不熟练，二是在打斗时把主要之点放在变形上，功力技艺不能淋漓尽致发挥；三是没有施展他的绝学“宽任长督”神功，这功在于加宽任脉，长长督脉，可使功力猛涨一倍。因花月羞一再嘱，除非性命不保时决不施展，留待争夺“无影剑”时以图一功奏效。

花月羞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今天着了你们的道儿，把‘变形刀’摸去几式，可是尚有多式，休想见到。就是见了这几式，也得都给我留下！”言外之意，要将卢纯青三人杀死。

车之鉴听到了曾思豆对卢纯青说的话，笑道：“愚师早已说过，‘变形刀’只有七变，今日一见，倒也平常，虽不

是化解，却也没怎么难为我们。徒有虚名，不过如此尔尔。展帮主如果不靠功力，只靠那变形之物，迟早要吃大亏，那时可就悔之已晚。”

曾思豆随言道：“今天，展帮主确实是被那‘变形刀’束缚了手脚。”

卢纯青进而道：“展帮主是否有器不应心之感？好象不是在杀斗，倒象在变弄机关，何以制人、胜人？手掌‘变形刀’却施展不了‘古今八绝’。展帮主你想，要是你自己跟自己斗，一方是新月刀或大环刀，用‘古今八绝’，一方是用‘变形刀’，就象刚才施展那样，结果会如何？我敢说，‘古今八绝’可胜‘变形刀’，你信也不信？”

这些话当然都有道理，只不过夸大了些罢了。展大化心中嘀咕，嘴里却说道：“你们是要我弃之不用？这点诡计，三岁娃娃都看穿。”

曾思豆摇摇头道：“武林至宝，怎能弃之不用？如果无甚奇用，还怎么称得上至宝？”她停了停，续道：“正因为它是至宝，用法就有奇别之法。打个比方，熊掌是美肴，要象炖土豆那么炖了，能有何滋味？”

展大化面上一红，大叫一声，挥刀向曾思豆砍来，只因情急，也不顾什么变形不变形了，出手自然地用了“古今八绝”之式。刹时间，八人又斗在一处。

“住手！”

只听一声断喝，飞来两道人影，众人倏地分开，投眼望去，来了一女一男，男子三十多岁，精壮身材，眼射精光。女子双十年华，粉面丹唇，如同雨后杏花，黛眉舞动，眼波漾荡，娇媚百态，风情万种。车之鉴暗道：“怎么还会有这种丽人？难道是那汉子的媳妇？可惜可惜，甚是可惜。”那

女子也扫了众人一眼，目光在车之鉴身上凝住，光波变得柔和，犹如一团春风徐徐吹来，令人暖甜悦爽。

这时，“飞凤弄蝶”谷中兰跨上两步，躬身一拜，道：“参见左使。”又对汉子道：“见过护法。”接着给展大化等引见。卢纯青三人才知道，汉子是鱼雁容的四大护法之首，“东坎星”李非石，女子是鱼雁容的护坛左使，称作左使琪。三人大惊，以三对五，原就不敌，再加上这两位高手，如何抵挡得住？

花月羞对左使琪道：“左使姑娘，你赶上了，那是‘太仓一粟’和‘东鳞西爪’的子弟，打发了他们，也壮壮‘八纮教’和‘铁龙帮’的声威。”

话来语去，自然不能投机，刀剑相迎、功掌齐发，一时打得天昏地暗。三人哪里敌得了七人，已露败象，苦苦支撑。数招过后，支撑也难。万想不到，来了救星。来的是“铁掌惊雷”隋应机和“斫轮手”周命天。周命天年仅六十，却是须发全白，看去象百岁老人，有龙钟之态，背插双斧，腰也有点弓，把那双斧显得更为惹人眼目。隋应机正值年少，一表人材，只是一双手比常人略大些，身佩一口怪剑，站在那里，神采飞扬。展天姿心中又叫了一声好。

花月羞恨恨道：“周命天，你要趟这混水？”

周命天道：“桃花风啊，怎么我老你不老呢？你还是那么年轻，可我须发皆白了！当年，亏你没跟我，如若跟了我，我这般样子，你可如何是好？”

一听这话，众人皆惊，展大化两眼瞪了个滚圆。周命天倒也不是胡说，二十一年前，花月羞行恶，被周命天赶上，斗了不到二十招，花月羞被打翻在地，为了活命，道：“你别杀我，我给你作妻子，好好地服侍你。”周命天吐了一口，

抽回利斧，转身而去，花月羞才得以活命，不想今天给折腾出来，满面羞红。这种事说无说有，如何解释？便腾步提掌，扑拍过去。

周命天左手一撩，身子一转，便给化解。右手抽下一斧，随意一挥，荡开了花月羞的剑。

展大化大怒：“打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！”

一场大战，五人对七人，有刀、剑、斧、笔，有掌、拳、足、指。一十二人，皆是内外兼修的高手，何况还有武林至宝“变形刀”，就更为激烈。数招过后，人们才发现，有三条剑光不可小视，那就是卢纯青的“多影剑”，曾思豆的“七彩剑”，隋应机的“水晶剑”。所谓“水晶剑”，并非是水晶所制，只是剑身透明，宛若水晶罢了。其实是一种千炼之钢，以特别的功力铸就，使剑身透明。

花月羞和展大化双斗周命天，李非石去斗隋应机，展天姿和门若市迎住曾思豆，谷中兰泼命去敌卢纯青，车之鉴与左使琪杀在一处。不一时，谷中兰渐有不支，曾思斗打个平手，隋应机略占上风，周命天尽招舍力才堪堪敌住夫妻俩，车之鉴与左使琪杀得四目生辉。又过数招，周命天、曾思豆都感到吃力。周命天喊道：“出重手！”

隋应机如同得到命令一般，施展了他的“八瓜惊雷掌”。这掌也只八式：瓜田秧出，瓜叶障目，瓜蔓纵横，瓜成初圆，瓜字乍分，瓜颡千结，瓜剖籽裂，瓜熟蒂落。因他手大，掌宽而长，发出的掌风就比别人力道得多。一式“瓜叶障目”，将李非石震出三丈多远，跌坐在地。接着进身，一式“瓜字乍分”分击展天姿和门若市，曾思豆趁机杀入，剑挑门若市的袖口，在手上留下一道血印。卢纯青剑影数幻中拍出“三因极一”掌，拍中谷中兰的右肩，谷中兰如同一只风筝，飘

飘地飞出，重重地跌落。而周命天运起内功，倏然间须发由白变黑，双掌猛然拍出。他这是“遥袭神功”，百步之内，无不奏效。花月羞被震飞，落地时心中一阵翻涌，噗地吐出一口血来。展大化功力深厚，跌坐在地，心中虽也翻涌，却将血压回去。只有左使琪与车之鉴战成平手，仍在插花植柳地尽招过式。

“东坎星”李非石叫道：“八瓜惊雷？”

展大化也惊道：“遥袭神功？”

花月羞以袖揩去嘴边的鲜血，道：“走！”

花月羞杀斗的“准则”是“能赢必杀，难赢必走。”花月羞一喊，展大化自然要听，妻子是他的军师。展天姿和门若市当然相随，谷中兰有使命在身，亦相随而去。李非石一见“铁龙帮”的人都溜了，忙道：“左使，快回总坛复命！”亦展动身形飞掠而去。左使琪紧杀两剑，一笑道：“我走了！”收剑反身，也不怕车之鉴趁机而刺。左使琪的轻功上乘，飞掠好快。车之鉴叫声：“哪里走！”穷追而去。

惊天动地的杀声止下，地上一片狼籍，四周的树木枝残叶脱，山石碎成数块。四人道过姓名，相互见礼。周命天是长辈，卢纯青和曾思豆盈盈地拜了。

周命天道：“你们这是要去哪里？”

曾思豆道：“应周伯伯之约，去岳麓山共商大计呀！”

周命天点点头道：“好，还有谁？”

曾思豆道：“还约了游余刃。”

卢纯青心中一跳，暗道：“她怎么认识余哥的？他们之间……”

周命天问道：“这游余刃是谁？”

曾思豆道：“就是叫作‘经天纬地’的。”

卢纯青又一惊，余哥何时得下这一绰号？口气这么大，余哥的功夫……就是师父也没敢那么叫。

周命天笑笑说口气太大了，盈满则亏。曾思豆便把“经纬石”之事说个详细，周命天噢了一声道：“要擒鱼雁客，就要胜过她的‘内境大培’功，游余刃能练成‘太乙经纬’功，就是鱼雁客的克星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卢纯青愣住，余哥怎么还有这番机遇？曾思豆把那样的机会给了余哥，想必他们之间不同寻常。自己在“幻虚谷”中，猜测余哥是喜欢岑月白，那还倒罢了，也不伤心，看来是猜错了，原来是喜欢这个曾思豆啊！拿眼看去，这曾思豆真也招人喜欢，人长得俏丽，心机也出众，从身上流出的风韵，是那么自然、大方、爽朗、秀丽，可摇人心旌，又不让人想入非非。不俗不艳，清清丽丽，不卑不亢，婷婷卓立，不娇不娆，绰约有致，不矜不持，分寸有数，真也是难寻难找之人；她心中不由一酸。可她还能自持，不致表现出来。

周命天道：“好，有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有志有胆，有识有艺，何愁患害不除！只是要细致商量，妥贴安排，才好行事。咱们一起走吧！”

隋应机欢喜道：“这可好了，有二位姑娘在，我就不愁了。我在周伯伯跟前，总是不周到。”

周命天道：“谁让你侍候了吗？走吧！”

曾思豆道：“我的师兄还没回来呢！也不知他追到哪里去了。”不由面罩一层急切之色。

卢纯青见了，心中稍稍一宽。他们是师兄妹，多年在一起学艺，可谓青梅竹马，又同在江湖上行走，岂会不生情肠？

卢纯青突然叫道：“不妙！鉴兄追的是‘八紘教’的护坛左使，方向是‘幻虚谷’，如果追进谷中……”她是有意探

探曾思豆。

果然，曾思豆更加急切，道：“周伯伯，这怎么好？咱们快去找找吧，别出了什么事！”

周命天道是，卢纯青带路，一行四人向‘幻虚谷’飞掠而去。

不一时，卢纯青道：“已到谷口。”

曾思豆不加思索道：“进去找。”

卢纯青道：“小心了！”飞身而进。走了约半个时辰，仍不见其踪影，又道：“再往前，便是‘八纮教’严防之地了，很可能会遇到什么。”

曾思豆道：“遇到什么，就解什么，大不了是打斗。”她真的急坏了。

周命天道：“天色不早，我们先在四周找找。纯青，你往里边探探，听听有无杀斗声。我们分头去找，天黑前，还在这里会齐。”说罢取下双斧，只见身形一展，倏然而回。四周的树上，留下了记号。

天黑时，四人先后回来，一个个皆面色不朗。卢纯青道：“也怪！我已接近了‘八纮一统’牌楼，里面静静悄悄，也不象发生过什么。如果鉴兄追到哪里，定有高手与他相搏，就算一人难敌众手，也会支撑一阵。”

众人黯然。突然，曾思豆苦笑一笑，道：“这就好！师兄没追到那危险之地，就不会有大事。再说，师兄敌那左使琪，也不会占下风，只是不知追到那里去了。”

周命天道：“我们找个僻静地方，弄点什么东西吃。黑天无法去找，别误打误撞着什么，好好歇息，明天一早再去找他。”

也只得如此，找了个僻处，隋应机打了野味，周命天生